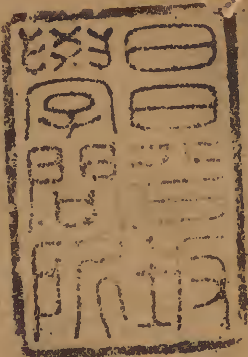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世八之三



漢書門			
二	一	八	三
二	四	八	四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内			
二	二	漢	
七	一	書	
九	三		
函	二		
二	四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13)
函號	279 36



史記卷之二十八

華亭

徐季遠

淺草文庫

陳子龍

測議

封禪書第六

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天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季遠曰此篇多譏切語而

楊慎曰封禪河渠平準三書太史公得意

史記

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

一

之作。唐順之曰。封禪平準。以年分敘。河渠以事類敘。

起甚渾深。若為頌。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詞。此制言有體也。

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

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

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

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

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徐廣曰。還

一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括地志云。泰山

一云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柴望秩于山川。字遠曰。上古封禪無明文

以尚書所載。柴岱宗之事。當之。雖非寔然。其於諸說較近。故先敘舜事。後及黃帝。則方士附會語。明其誣也。

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

南嶽衡山也。括地志云。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八月巡狩至西嶽。

西嶽華山也。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十一月巡狩至北

嶽。北嶽恒山也。括地志云。恒山在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里。皆如岱宗之

禮。中嶽嵩高也。括地志云。嵩山在洛州陽地縣西北二十三里。五載一巡狩。

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

之。字遠曰。孔甲之事。不為封禪也。其後三世。湯伐桀。蓋祀神所自始矣。後乃雜敘焉。

按大禹。歷盡山川。有事山岳。而太史公止括之。

以一言
日禹遵
之短長
各有其
度類如
此

說苑云
五岳何
以視三
公能大
布雲雨
焉能大
故雲物
焉施德
博大故
視三公
四瀆何
以視諸
侯能滂
滌垢濁

史記

卷之三

二

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巫咸與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於河渭為暴雷震死也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紂亦慢神武王數之曰犧牲既於凶盜也太史公雖不著明然文法斷續可見

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南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觀者諸侯曰泮宮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

史記

卷之三

二

焉能通
百川焉
能出雲
千里焉
為施甚
大故視
諸侯也

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

乎遠曰：神靈之祠多秦所興，故敘周

室東遷以啓其事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

正義曰：秦襄公，周平

王元年封也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

正義曰：漢隴西郡西縣也，今在秦州上封縣西

南九十

里也。自以為王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

騶駒、黃牛、牴羊各一云。

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黑鬣曰騶，牴，牡羊也。

其後

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

索隱曰：地里志

云：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

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

衍。李奇曰：鄜音字，山阪曰衍。○索隱曰：鄜地名，後文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

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吳陽也。

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

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

摺紳者不道。

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索隱曰：鄭眾註周禮云：摺讀曰薦，謂垂之

於紳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摺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也。故史記諸書亦多作薦字也。作

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

蘇林

曰：質如石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之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繞山，山雞飛去，而

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

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

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呂后名雉，故曰野雞。以一牢祠。命

曰陳寶。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

長安正西五百里。○索隱曰：按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媯，在地下食死人腦，媯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

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人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有由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雄雌之神，故

時與寶夫人之神合也。作廊時後七八十年，秦德

公既立下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

自此興，用三百牢於廊時。索隱曰：秦本紀德公元年，

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侈，

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字

遠曰：吳子徵會於諸侯，曰：百年秦人僭後，既用郊時，

未必臻特牲之禮。百字不為誤也。○子龍曰：秦穆之饋晉侯，亦作伏祠。索隱曰：按服虔云：周之時無伏，秦

用七年矣。作伏祠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若萬鬼行，故閉書曰：不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索隱曰：按樂彥云：左傳血虫為蠱，臬

磔之鬼亦為蠱。故月令云：大難旁磔，註云：磔，攘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

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

以年。月。串。唐順之曰：此取法於

祭如一

史記

卷之二十一

齊桓公

既霸會諸侯於葵丘

正義曰括地志

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而欲封禪管仲曰

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地山書封禪篇是也

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

也紀錄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

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正義曰括地志云云山在

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正義曰括地志云云山在

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

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在兗州博城縣

西南三頡頏封泰山禪云云帝佶封泰山禪云云堯

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

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為會稽亦曰苗

山也○孚遠曰以上帝王封泰山禪不過其域今禹

乃禪會稽其地遠不相應也蓋以禹朝會諸侯於是

山故假其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說以寔之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素隱曰服虔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

城西在平州盧龍縣南四十里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

韋昭曰纏束其馬懸鈎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索隱曰卑耳山名在河東太陽南伐至召陵

正義曰召音邵括地志云召陵故登熊耳山以望江

城在豫州郊城縣東四十五里也

封禪書

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名。兵車之

會三。索隱曰。按左傳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

新城。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按左氏乘車之會六。謂是也。鄭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鄧。十四年會于鄧。十五年又會

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

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

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鄙。上。山也。鄙音霍。所以為盛。江

淮之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

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郭

片相合。乃得行。今江東人呼為王餘。亦曰坂魚也。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

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鵯鵯。○索隱曰。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各云蠻。郭璞

註爾雅。亦作鵯鵯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

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

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

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

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

王維楨曰
更吾所以
佐伯者有
權設也

身坤曰。漢
入繆公一
段豈以繆
公前嘗上
天之言

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詩云紂在位文

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李遠曰成王封

禪之事不見於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族於泰山仲尼

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非禮也是時萇弘以方

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

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萇弘家在河南洛

陽東北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子龍曰以萇弘之忠而不免為方怪

故君子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

曰凡距作密時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

有故吳陽武時今因武時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曰。索隱曰孟康云即老子子韋昭云秦始與周

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顏曆評諸家而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

諸侯是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合

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全數也

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索隱曰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毐正一十七年孟康

云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

王故云伯王出○正義曰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

未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為附庸

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復合者謂非子邑秦後二十

封禪書

九君至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置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伯王出者謂從孝公三年至十九年顯王致伯於秦孝公是霸王也孝公惠王稱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邕秦之後十四年則五百歲矣諸家解非也 櫟陽

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

帝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

封故云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

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爾雅曰古陵太

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

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螾也黃帝土

圍長十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

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

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及呂氏春秋皆云

為赤鳥五至以數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乎遠曰於五行火生

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

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刑殺故尚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

功業索隱曰騶縣之嶧山從征於是徵從齊魯之儒

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

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蒲裏車輪也掃地而

祭席用菹楷應劭曰楷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晉灼曰菹藉也索隱曰周禮祭祀供茅菹說

文菹茅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

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

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

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子龍曰子登泰山見

秦碑溫潤如玉或云封藏在其內未可知也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

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

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乎遠曰始皇遇風雨不得

上者非是時所傳語也蓋因武帝於是始皇遂東遊海

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

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子龍曰凡言鬼神及戰陣者類

託黃帝言太公亦猶是也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齊其祀

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

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按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于常

言如天之腹齊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

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

按觀書後有天至梁父禮祠

地主之句則此八神名當在王字為句矣

史記

卷之二十六

十

中圓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庶

日屬東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

三神山顧氏按地里志東萊曲成三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中之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

萊州文登縣西北九十里六曰月主祠之萊山

韋昭曰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

山斗入海索隱曰按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蓋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去城以不夜為

斗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

時主祠琅邪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按是山形如臺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

也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

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索隱曰威王宣王也

騶子之徒韋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

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

子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

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

古仙人顧氏按裴秀冀州記云織氏仙人廟者昔有

王喬隄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

充尚無所見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

也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

此說恐為方仙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未詳

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三運五行相

封禪書

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索隱曰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也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

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

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瓚曰世人去人相傳之

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

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

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

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

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其處也曰未能至望

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琊過恒山從上

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瓚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

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

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

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

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

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乎遠曰自封禪著亡

纏白無

一字不留

一空地為

方士脫身

張本而人

主之愚見

等言外

史記

卷之三十六

封禪書

十一

年明告成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

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

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

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昔三代之君皆在河

洛之間正義曰世本云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帝王世紀云殷湯

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

文武都鄴鄩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君皆在河

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

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

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

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

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

索隱曰殺即嶠山杜預云殺在弘農各山五大川祠

澠池縣西南今二殺山是也亦音豪

二曰太室太室高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里志

湘山在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平氏也

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秋涸凍索隱曰小顏云涸

冬賽禱祀索隱曰賽先代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

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大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

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踞開而

為兩今脚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

都寶曰名山大川曷為表也為天下表也三代命祀位則奠矣故君有易都祀無易望偏安者望可以通乎未能治其人而欲事於神是誣神也神誰享之然則在諸侯若何如諸侯之地固



天子之地也

史記

卷之二十八

三

河流二山之間也。關山圖云：巨靈胡薄山，薄山者襄

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衰山，一名寸棘，一

山一名條山，在陝州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

東至吳坂，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今史文云：

自華以西，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

美陽縣。吳岳，索隱曰：地里志岐鴻冢，瀆山，瀆山蜀之

西北也。汶山，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因大鴻葬為名

在汶陽郡廣陽水曰河。祠臨晉，正義曰：即同州馮翊

縣一名瀆山。水曰河。祠臨晉，正義曰：即同州馮翊

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

三十里。山海經云：水夷人面乘兩龍也。太公金匱云：

馮修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河

漢中。索隱曰：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註云：湫淵祠

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

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

湫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蜀，蓋漢初祠之

嶠山廟在江都。地里志：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

於源後祠之。於委廣雅云：江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

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蜀守李冰於彭門關立江

神祠三所。漢舊儀：祭四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糾蓋

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

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

穀祭，索隱曰：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

余有丁曰：按吳即研山，書傳研縣，西吳山，古文以為研山，即此。

史記

卷之二十八

三

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

按謂四山為大冢，爾雅云：山頂曰冢，蓋亦因鴻冢為號也。陳寶節來祠，寶神應節

封禪書

古

加車一乘駢駒四。灞產。

正義曰：括地志云：灞水，古滋水也。亦名藍谷水。即秦嶺水。

在下流。雍州藍田縣澆水，即荆長水。灃水，官表有長。

海猶柳之下流。在雍州萬年縣。長水灃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

水枝射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

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十三州記：灃水出鄠縣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灃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灃谷。

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

車駢之屬。無。

汧洛。正義曰：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水，源出。

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水，商州洛南。

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二

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二淵。川源在慶州華池縣。

西子午嶺東。二鳴澤。正義曰：括地志云：鳴澤在蒲山。

川合四名也。

嶽嶠山之屬。徐廣曰：嶠音先許反。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

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

道在右為。壇雍地名。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

伯禹師四海九臣。

曰九臣十四臣。並不見其。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

名數所出。昔賢皆不論。

餘廟。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西亦有數十。

祠。索隱曰：西即隴西之西。

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湖縣秦之舊都。故有祠焉。

湖縣屬京兆。有周天子祠。二所在。○子龍。

曰秦滅周而尚存其祠。或祀周賢王也。於下邳有。

天神灃澆有昭明。

索隱曰：按樂彥引河圖。天子辟池。

索隱曰：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為辟池。即於社亳。

瀉池。今按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史記

卷之三十六

封禪書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天子辟雍之地。於社亳。

有三社王之祠索隱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則

是地邑則社是縣按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

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

也而臣贊以亳為湯邑故云在於濟陰壽星祠索隱

非也按謂社亳二邑有三社王之祠也壽星祠曰壽

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

而雍管廟亦有杜王可

曰管杜王故周之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

茅也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

矢射宣王伏弔而死故祠之也○孚遠曰周時無左

右將軍官秦始置漢至武帝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

時增置之此亦因秦之名也

者索隱曰謂其鬼雖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

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

插地志云廟時吳陽上下時是言其光景動人民唯

秦用四時祠上帝青赤白最尊也

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

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

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樂車一駒漢書音義

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

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樂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樂之節

故取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

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

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通權火

張晏曰權火烽火也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拜於

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封禪書

六

咸陽之旁而衣土曰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西時畦

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

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

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令於天子

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畱祥輒祝祠移過於下遠

曰以上敘秦諸祀或經或不經皆無貶詞以漢所仍者多也漢興高祖之微時嘗

殺大蛇存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

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狗沛爲

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

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

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

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

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

爲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

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

祖本紀曰二年令祠官祀天也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

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

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

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

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

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見歸藏

易周禮以禋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神也秦巫祠社王

巫係族纍之屬索隱曰社王即上三社荆巫祠堂下

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

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

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

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

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者

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各有時月其

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

下正義曰顏師古云祭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

國縣立靈星祠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

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

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

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常以歲時

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也封禪書

茅坤曰詔祝釐官罷祝可而因歲穰而增幣不可

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祀。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正義曰。齊有太山。淮南有天柱山。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聞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

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顏師古云。駕船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哇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

具。其河湫漢水。正義曰。河湫。黃河及湫泉。加玉各二。正義曰。言二水祭時各加

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

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

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

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

故河決金堤。其符也。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索隱曰。謂河決乃水德之應也。子龍

日廢為金德而河何以屢決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

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

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

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

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

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

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纁焉或

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

謂陽谷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

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

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

五帝廟一字五殿也按一字內而設五帝各依其方

帝別為一殿而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

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正義

曰渭陽五廟在二水之合北岸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

穿蒲池溝水正義曰括地志渭北咸陽縣有蒲池始

池也疑滿字誤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

貫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

制。索隱曰：小顏云：刻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謀議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刻七賜。友。謀議

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

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

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祠以五牢具。其明年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

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

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

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

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

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

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

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

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乎遠曰：新垣平

屬也。然文帝本不求方。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故平敗而禱祀衰矣。

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

楊慎曰：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睹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太山何也。蓋曰匈奴

數入遺歲
少不登登
德猶未洽
而日不暇
給乎
玉維慎曰
尤敬鬼神
之祀是篇
詳冒頭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

歲矣。徐廣曰。共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交安。摺紳之屬皆望天子

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

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長

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

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趙綰等奸利事。徐廣曰。繼微伺察之。召案綰、臧自殺。正義曰。漢

書季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后

后及郎中令主臧皆下獄自殺。○李遠曰。如漢書所言。尊天子之義也。不為奸利。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蓋有司以太后措坐之耳。

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

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

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過。皇帝自行也。是時上求神君。正義曰。漢武帝

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為人妻。生一男。數

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

宛若為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

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

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舍之上林中。蹠氏觀。徐廣

曰。蹠音啼。○索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

隱曰。觀名也。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

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索隱曰。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臧兒也。

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

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

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曰如淳云祀竈可以致福上尊

之少君者故溪澤侯舍人徐廣曰溪澤侯姓趙景帝時絕封王方淳如

日侯家人王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

方藥者也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

謂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

以為未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

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

武安侯飲索隱曰服虔云田蚡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

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

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正義曰括地志云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

里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

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止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

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

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

陳仁錫曰以下宜有諱文而詳言之又極狀之孔子于定哀之際微其辭者豈然與

史記

卷之三

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寫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政云巨或作臣安期生仙者通

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孺而事化丹砂諸藥齊

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久之李少君病死正義曰漢書起

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來龍時從雲中去太下請少君帝謂左右將金我去

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

鍾史寬舒受其方駟按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乎遠曰少君已死何所從受當是

修其遺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

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諺忌奏祠太一方曰天

神貴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徵圖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

郊用太牢七日為壇徐廣曰一云日開八通之鬼道

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

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

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

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

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以解殃求福也祠黃帝用一臬破鏡臬康曰臬鳥名

慎曰此三設故事
簡明而各
結天子令
祠三句伸
續倒換妙

史記

卷之三

封禪書

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
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
冥羊用羊祠服虔曰馬

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太一澤澤一作臯山君地長用牛

索隱曰此則人土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天神也
澤山本紀作嶧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用

太牢故云用牛武夷君用乾魚索隱曰顧氏按地里

蓋異代之法也志建安有武夷山

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至勇

之疑即此神今按其祀用乾魚不草牲牢或如顧說

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者義曰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而祠於息女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

幣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以發瑞應造

白金焉索隱曰藥彥云謂龍馬龜也正義曰白金

直三千二百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百曰復小

隨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白金第一其形圓如錢

肉好圓文為一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

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

文為龜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獲一角獸若麟然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

正義曰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於是以薦五

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費

風示諸侯以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

此符瑞之應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

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而以常

鼎四年時

藏賦曰史
遷書獲一
角獸蓋麟
云蓋之為
言疑之也
夫獸而一
角固麟矣
何疑焉豈
求之武帝
而未見所
以致麟者
歟

其其其
其其其
其其其
其其其
其其其

按篇中凡其明年其後某年其末年其春其冬并是歲等語俱畧不詳

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乎遠曰少翁姓李史不著其姓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主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云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

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主夫人及竈鬼之貌云索隱

曰漢書作李夫人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詳夫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

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

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

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

畫青車以甲也畫赤車以丙也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

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

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

帛書以飯牛正義曰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

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

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者藉貨

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李遠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問無蹤跡也隱之

曰隱之者將以求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

掌之屬矣索隱曰服虔云用梁柏頭按今字皆作柏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為殿梁

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

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索隱曰湖

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幸昭以為近宜春。亦甚

疎。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索

按此又

蓋城。因水為姓。或曰發樹根也。言上郡有巫。病而鬼

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

之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

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贊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塞將澹兮壽宮。壽宮神

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

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紫自

被除。然。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

輒為。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

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

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乎遠曰附人關語言非尊貴鬼神也。

故所知識者少。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

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

按置酒壽宮武帝紀無酒字為當

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

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三元以郊

得一角獸曰狩云。

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得元狩其明年冬

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

答也。有司與太史公

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

外孫楊惲所稱。○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

祠官寬舒議。天

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

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

徐廣曰元鼎四年

祠汾陰雒丘。如

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

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

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

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

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

其春樂成。侯

徐廣曰。姓丁。名義。後典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

詳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

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

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竦為康王

后。

索隱曰。康王名寄。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

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

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

索隱曰。三蒼云。中。得

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

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索隱曰：謂不吝金寶祿位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

洞冥記云：邳支國貢馬肝石，如馬肝，春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

曰：樂大自以懲文成，恐見誅，令有親屬者欲結婚帝室也。不知漢主多更適，尚主及易得罪也。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索隱曰：顧氏按萬畢術云：取頭置局上，雞血雜磨，鍼鍊，擣和磁石碁，自相抵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鉛錫為黃金。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師古云：臯，水旁地也。廣平

也今人見
景帝有食
肉不食馬
肝未為不
知味之語
遂謂文成
食馬之肝
而死非也

楊慎曰斥
充斥也言
招軍馬等
以充其家

曰陸言水大汎溢自臯及陸而
築作隄徭役甚多不暇休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

年徐廣曰元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

樂通乾稱蜚龍鴻漸於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

於般飛龍在天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

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或云

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韋昭曰

常在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齋金萬斤更

命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曰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也駟

按韋昭云實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

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

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

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

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

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為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人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

錦應劭曰魏故魏國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也睢若丘之類

見地如鈎狀索隱曰說文培視得鼎培抱也鼎大異於眾鼎文

縷無欵識索隱曰識猶表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其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其泉將薦之於天也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西○索隱曰此山在馮羽谷口縣西近九畷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

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即此山也睢盥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

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

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

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索隱曰師古以太

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

寶鼎二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烹飪

徐廣曰飪烹煮也音殤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

遭聖則興正義曰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鼎遷於夏

商周德衰宋之社亡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鼎乃淪

沒伏而不見煩云自堂徂基正義曰自堂從內自羊

徂牛正義曰自簋鼎及稊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不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雨日出
稍晏則
晴霽故
請禱焉
晏

接睢盥
武紀作
鼻溫楊
慎云凡
口出太
早則於

吳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諱也今鼎至其泉光潤龍

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非魯中山有黃白雲

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

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

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

焉服虔曰高祖受命之也宜見鼎於其廟鼎宜見於祖廟藏於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

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止

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乎遠曰止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

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

鬼臾區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鬼

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

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

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及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

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

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

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

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

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土太山封申公曰漢王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

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

守○乎遠曰註神靈之封者三家李說是也蓋卿因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戶

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

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

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其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升仙之處小顏云谷中山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冶黃帝采首山

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鼎既蒲坂荆山在馮翊懷德縣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謂頰下垂肉也髯其毛也故童



謠曰何當為君 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

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

髯號故後世因各其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魏州湖城縣

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正義曰崆峒山在原州平

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

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按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

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

韋昭曰無齋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餒謂聯續而祭之

也其下四方地為醜食正義曰劉伯莊云謂繞壇設

諸神祭座相連綴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昨餘皆燎之其

牛色白鹿居其中菟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於

釜中曰洎音冀○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太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中以菟內鹿中水玄酒也祭

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曰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牲也小顏

云牛羊若齋止 一牲故云特也。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

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爽天子始郊

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

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 月以夕贊曰漢儀郊太一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

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

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漢書儀云

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

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刻火滿壇壇旁亨炊具

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里

一里有通天臺即皇帝以來祭天園丘之處武帝以

五月避暑入 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 嘉牲薦饗。正義

曰漢書儀云祭天養 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

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

地光域。徐廣曰地 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

以牲荆畫。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黎齊之 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

太一常居也斗 命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畫旗樹太

奈有丁曰
交龍為旂
有一升一
降今止畫
升龍故曰
登龍

史記

卷之三十六 封禪書

三

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寶毋所見。五利妄

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

五利。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樂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孚遠曰：方士惟五利最貴，誅死亦

亟。自後公孫卿輩皆不侯，亦希得重罪，蓋散言不如大也。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

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

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

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

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

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

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

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

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

索隱曰：亦謂太昊。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

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徐廣曰：即瑟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

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

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

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

冢橋山，釋兵須如。

後國語云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諸儒議其儀數歲不就厥後武帝自制儀法令待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蓋納兒寬天子建極之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

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其泉，為且用事太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太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里。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齊不祥。瓚曰：射牛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李遠曰：太山不為險絕，本無不得上封之事。故方士爭以此立言，冀其必驗也。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數年至且行天子

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

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

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而頗采儒術

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

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

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

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

儒不用。李遠曰：封禪禮經所不載，因難草其儀。儒者

矣。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

封禪書

室韋昭曰崧高山有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正義曰漢儀注云有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義曰顏師古

山故謂之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

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

太山祭太并祭名山大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

故言八神也字遠曰八神即始皇所祀文穎說非

也索隱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

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

公孫卿持節當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

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

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已忽不

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

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

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

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于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

封禪書

三

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

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

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

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

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

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子龍曰高山之上常有雲氣也天

子從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太山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

明年秋乃作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

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贊曰聞呼萬歲者三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服虔曰肅

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

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移

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

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

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

侯各治邸太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太山朝宿地天起第擬天子用事太山而居止天

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

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

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則有

朕兆于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按武帝集帝與于侯家語云道士皆言于侯得仙

不足悲此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有司言

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於

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十餘日有星彗於三能昭

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字遠曰望氣王朔言候

自封禪後連著天變太史公有微旨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郊祀志真星出如瓜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唯

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

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包愷並

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

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

星南極老人星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

志為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宿留數日無所見見

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

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

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太山。鄧展曰：太山自東復有小還

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臣瓚曰：所決河名。自

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留二日。沈

祠而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

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韋昭曰：按越地人名也。

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

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

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正義曰：雞卜法。

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

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徐廣曰：一

云如緱。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

氏滅。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

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其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

漢武故事作延壽觀，高三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

莖臺。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

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

封禪書

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

索隱曰姚氏按楊雄云其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武帝復

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崖旁皇儲胥弩陸

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奇瑰偉

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曾成宮白虎走狗夏有芝生殿

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天子為塞河興

通天臺若見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乃下

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

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顏師古云三歲不

乾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

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其明年

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春至鳴澤服虔曰

也各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至江陵

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應劭曰濤縣屬廬

日天柱山在濤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縱陽地理志廬江過彭

蠡禮其各山川北至琅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

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公玉姓帶各姚氏按

其後也音語錄及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明堂
蕭然二姓單複有異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

上有樓從西南入字遠曰昆崙在西故附會其命曰

昆侖索隱曰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

故名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

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

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上於

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

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嶺而太

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

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

但祠於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索隱曰按

言天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皇帝得寶鼎

策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

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造冀遇之十一月乙酉

徐廣曰二相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

吳竟曰太
初曆始復
夏正蓋太
史公之力
然漢武帝
贊字敬拜
太一則固
用方士語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封禪書

三

名在太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

廷焉索隱曰冀漢書作幾幾近也冀望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殊廷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也

上還以相梁裁故朝受計其泉正義曰顧胤云相梁於其泉也顏師古云受郡國計簿也

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被燒故受計獻之物

燒徐廣曰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廷明廷其泉也方士多言

古帝王有都其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其泉其泉

作諸侯其泉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

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

西故城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

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闕之內別風雩曉是也三輔

故事云北有闕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

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隱曰如淳云詩云中

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唐中賦曰而闕唐中彌望曠是也

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

曰顏師古云漸臺也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正義曰

臺在池中為水所浸臣贊云

太液言象陰陽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

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

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漢武故

央前殿等去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

封禪書

五

天道十井幹樓度五十丈。蓋道相屬焉。索隱曰：關中

百人。幹臺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

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

邊為幹，猶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

名。徐廣曰：一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上數

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

人名。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

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

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而以木禺馬代

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

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以候神人於執

期。漢書音義曰：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上許作

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應劭曰：封岐伯。正義曰：張

黃帝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徐廣曰：一作九。合符。然後不

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

凌純言曰：正月為歲首，行夏之時也。故筆自漢改曆，子之也。辭亦嚴矣。

按獨五月嘗駒

武紀作五帝用駒為當

按封臣武紀作對銀

楊慎曰。今天子以下至篇終。摠括武帝封禪求神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疑其詞以譏之也。

余有丁曰。諸字是統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明年即前命曰明年者。

楊慎曰。替語又摠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

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吐南。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

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恒山。今天

予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

一修封。薄志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

祠官。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赤星即上靈星祠也。靈

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以歲

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太。皆太祝領

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

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

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

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

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

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

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

方士祠官
括蓋武帝
之事論次
自古以來
用事鬼神
者則自舜
以來之事
行包括之
矣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其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
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寶金泥石記漢

承遺緒斯道不墜如
閭肅然揚休勒誌

公孫龍之河

黃矣而古之士多

晉賦其對今上

古之士而與師

志至矣

史記卷之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索隱曰漢書

堙抑皆溝洫志作堙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

曰橋近遙反一作權權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

山行乘櫟音力追反○索隱曰毳字亦作櫟○孚遠

曰蘇子瞻書傳云四載之解雜出於尸子慎子而最

可信者太史公也或者以鯨治水九載禹加以四載

故兗州作十有三載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乃同蓋附會之語也

接此書
初言夏
禹治水
之源流
次言秦
漢治渠
之利害
正以知
歷代水
利之由

茅坤曰昔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通九道。陂九澤。

正義曰：顏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障過其澤也。度九山。正義曰：山

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言于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也。然河蓄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

曰：在同州韓城縣北五里。為鑿廣八十步。南到華陰。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漢高帝

改曰華。東下砥柱。正義曰：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陰也。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也。

及孟津。正義曰：在洛州河。維汭至于大邳。正義曰：孔

用城曰邳，按在衛州。勃陽縣南七里是也。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

湍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

其河。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曰：斷漢書作灑字。即

分其流，落其怒是也。又按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北載之高地。曰：載

河高地，使沿太行之麓，以北此測量水平之法。蓋其源高者，其委不得遂卑，雖升之高而不失就下之性。

也。禹治水後七八百年，過降水。正義曰：降水，源出州屯留縣西南方山

而始決者，得此道也。過降水。正義曰：降水，源出州屯留縣西南方山

東至於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播為九

河。正義曰：言過絳水及大陸。同為逆河。入于勃海。贊

禹貢云：夾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之時不

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

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

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以通宋鄭

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

卷二十一 河渠書 二

陳蔡曹衛

乎遠曰蘇子瞻書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非隋煬始開此道也文穎註于滎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即今官渡是也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必通汴也宋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

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

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

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并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

蜀守冰

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

晉灼曰古碎沫水之害

音避沫音未按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穿二江成都之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温江縣流來又云郫江一名

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江西非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風俗通云

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其女與神婚徑至祠勸

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關於江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

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此渠皆可行舟有餘

綬也主簿刺其面者江神遂歿則用溉殺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徃徃引其水益用

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子龍曰此古者溝澮之制必猶有存者故易引也然

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

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壯鹿也鄴相

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

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

故曰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曰小

顏云中音仲即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

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

故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仲山

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瓠在涇

陽北城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

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問然渠

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云臣為韓延秦

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

四萬餘頃索隱曰澤一作烏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收皆畝一鐘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

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

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

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

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

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

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郿索隱曰郿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郿居河

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

師古云中作謂用功中道而事未竟也



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乎遠曰。望氣者言亦揣度丞相指為依違耳。而汲鄭治河不效。以中有主之者。非必天意也。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

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

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

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

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

是名也。悉發卒。徐廣曰。一云悉眾。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

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

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

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

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子龍曰。唐裴耀卿置東西倉。亦避此險也。

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非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

西南流入至絳。溉皮氏汾陰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

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

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非九里。漢汾陰縣是也。

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

墾棄地。韋昭曰：墾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

民收芟及牧畜於中也。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

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

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今少府以為

稍入。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于少府。其後人有

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

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

溝洫云：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

夫張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

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

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渭，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

從南陽。正義曰：南陽縣，即今鄧州也。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乎遠曰：蘇子瞻書傳云：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漢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

道者，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邪之間，絕水百餘里，故禹貢曰：逾于河也。○子龍曰：歐陽永叔論關中

轉運，亦言以襄楚數州之物，漕于南陽，自南陽輕車入關，只是陸運也。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曰：限

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便

南皆經砥柱，主運今竝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

於砥柱之漕。且衰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

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衰斜道五

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字一本作波不可漕。其

後莊熊罷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民願穿洛。以漑

重泉。正義曰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西。亦四十

里。丑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可令敵十石。於是為

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

初曰徵在馮翊。或曰按商顏是山。梓善崩。如淳曰洛

名也。○索隱曰徵音懲。是縣名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

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瓚曰下頽。東至山嶺

十餘里間。非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

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

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

有靈。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

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

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

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

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李遠曰此文不詳言巡幸所則

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

按詩云
女子善
懷善猶
多也

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

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楛。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如

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楛。以天子既臨河

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今將奈何。皓皓肝

肝，今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裴駘殫為河，今地不

得寧，功無已時。今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

水漸山，吾山平，今鉅野溢。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

今相冬日。徐廣曰：相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

沸鬱，滋長也。延道弛，今離常流。駟按：晉灼曰：河道皆

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施蛟龍騁，今方遠遊歸舊川

今神哉沛。瓚曰：水還舊道，則羣不封禪，今安知外。乎

曰：此武帝為我謂河伯，今何不仁。泛濫不止，今愁吾

人齧桑浮，今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父不

及，今水維緩。一曰河湯湯，今激潏，爰非渡，迺今浚流

難塞，長菱今沈美玉。如淳曰：拳取也。菱，草也。一曰：菱

塞，決河瓚曰：竹葦，組謂之河伯許，今薪不屬。如淳曰：

芟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薪不屬，今衛人罪。燒蕭條，今噫乎，何以禦水。頽

林竹，今楛石落。如淳曰：河決楛，不能禁，故言落。宜房

史記

卷二十九

河渠書

十一

重脩其罰
太者抵罪
小者奪爵
而所任汲
仁董不以
河故而少
貶其秩乃
至親臨祭
令羣臣皆
負薪寘決
河功成而
歌詠之蓋
直見夫治
河之艱於
治邊也

鍾惺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漑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變其中不敢復言漑矣

書中歷敘河溢河洪河徙皆害也漑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身言

卷三

塞今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官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子龍曰今關中諸小水皆湮而朔方引河至今以為利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蓋屋有靈軹渠○索隱曰按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費曰鉅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漑田各萬餘頃子龍曰今汶水專以給漕河濟間失此利矣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人漑徐廣曰一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井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窠填闕攸墾勗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用焉字猶為疑辭後多矣矣。蘇林曰：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索隱曰：按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一黃金，十二銖。焚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

其曰物甚而衰固其變也，則為斤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

是其一也。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一黃金，非也。又臣瓚下註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

斤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躍。

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字作躍者，謂物踊騰而價起，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然

如秦一鎰為金，則彌重矣。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

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

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

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

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

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

曰：按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漕轉山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

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至孝文時，焚錢益多，輕

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

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按即訓，就言

就出銅之山鑄錢。○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二

楊慎曰：漢初更令鑄錢，未有禁也。至孝文因之，令民縱得自鑄。

董份曰：漢與多事而高祖重商賈之律，而後乃以商賈子弟為吏，此甚失也。

錢故吳鄧氏錢布天
下此結前
意亦甚盛
也而鑄錢
之禁生焉
迨後之官
日鑄而嚴
其禁以至
犯者衆而
用酷吏亦
其衰也

乎遠日即就也於義為富埒天子埒等其後卒以叛

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

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非邊屯戍者多邊

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

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

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各以多少為差○乎遠日此後世輸粟實邊之始也

然止募民拜爵及除罪故國不費而塞下自充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

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

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圃造廐而

用而官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孝遠曰景帝恭儉非

改作者益事體宜然不得不加益也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

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

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

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

間則相謁齧故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

斤不得出會同日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

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倉氏庾

氏是也索隱曰按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

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後財驕溢或至

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

武斷也曲直故曰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

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正義曰南

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

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

也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也○乎遠曰

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

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

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

法索隱曰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財賂衰耗而不贍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桑弘羊孔僅之屬其

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

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三州築朔方正義曰今當

武承文景之後耗費如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慕寫極工

工維禎曰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自此而弊充溢之積自此而耗物盛而衰之驗也



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

十餘鍾致一石

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

散幣於邛僰以集之

索隱

曰應劭云臨邛屬僰僰屬健為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

誅之

索隱曰謂發軍

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

韋昭曰更

償

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服虔

曰入穀于外縣受錢於內府也○孚遠曰此卽後世開中之始也言簡而意明

東至滄海之

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

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

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

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徐廣曰元朔五年也

而漢遣大將將六

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

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

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歿者十餘萬兵甲

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

平昭曰陳

久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

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

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

攻匈奴斬首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索隱曰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

命曰武功爵贖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閉關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

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

武帝所制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以龍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云一金萬錢

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按或解云初一級十

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子龍曰軍法按級賞自秦始也官不能盡給

則許賣以償其直耳若官竟以虛名諸買武功爵官賣之則戰士短氣武帝必不爾也

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千

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

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徐廣曰爵名也綱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各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

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也○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惟得至于樂卿也臣瓚

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註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

釋武功爵蓋亦臆說耳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非也大顏亦以為然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祿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孚遠曰殺主父偃族

郭解皆緣春秋之義張湯決獄張湯用峻文決理亦用明經術士故同時為三公

張曰張
等治獄
慘亦從
爵太濫
故入平
書

曰承
論公
功利
行盡

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平津躬為節儉亦希旨以取富貴也故曰稍驚于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

楊慎曰三
言作者數
萬人而以
各歷二三
暮而功未
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
總之辭煩
不殺森然
若法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

與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音贍以賑貧

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

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如淳曰長安已非朔方已南贊

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

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

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

商大賈或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轉轂百數李奇曰車

也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封君皆低首

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

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

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

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

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

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

邑入償

後方以

商大賈

給于富

皆俯首

仰面取

按師古云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列侯之屬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仰面取給于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八

之。
揚慎曰縣
官空而富
賈璠財不
佐國家之
急故更錢
造幣以贖
用而推浮
淫兼井之
徒上下文
意相承而
從之緝數
平準皆所
以推之也

史記 卷三十一

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銅赤金也。註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

鎔。徐廣曰冶器法謂之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

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字為皮幣

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

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

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人

用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

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選蘇林音選擇之選也

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也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

也。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品此

謂半兩為重故老小重六兩而其形方三曰復小

擗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爾雅註擗挾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

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孚遠曰白金本輕而值重故盜

鑄者愈多嚴刑不能禁也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

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九

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確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子龍曰。桑弘羊年十三而精。計筭亦異人矣。劉晏亦早慧。故三人

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

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

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

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

伐棘上林。作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

河中。故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漢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尤狩四

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

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

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

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

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

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

廩為牢也。盆者。煮鹽之盆也。索隱曰。蘇浮食其民。欲

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

農工之儔。故言奇也。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其沮事之議

柯維騏曰。按馬氏廷。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歛之臣飾。

王韋曰。凡叙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費。俱一律相應。

說以蓋其
私也

不可勝聽

索隱曰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

聽許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

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着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沒入其器物郡不出

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成

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

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入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

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

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

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

算如故李裴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于緡出二十算也傳子言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諸賈人末作賈貸買居邑

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

送之官也若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

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

吏比者三老非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非邊騎士也樓船

令邊郡選富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

者為車騎士

平準書

傷慎曰以富商不肯佐縣官之急而酷抑之故思卜式之願分財助邊而祿之也
茅坤曰入下式一段
意當時承上意旨勢不可挽處

輅車使出二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繆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謂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歿。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歿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乎遠曰。卜式深知人主意。故為鈞奇也。其後用此術。卒以得侯。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

史記

卷三十一

平準書

三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
乎遠曰平津侯此言知大道矣。然亦心忌其能。故為排耳。

於是上又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

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

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

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式又盡復

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

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

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屬而牧羊。
韋昭曰。屬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

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

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

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

九卿。
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也。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筭諸會計

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

楊慎曰。承上文卜式而遂及孔僅弘羊亦

皆顯用稍
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
矣前以應
典利之臣
後以起平
準之事

楊慎曰自
天下大抵
無慮皆鑄
金錢至此
三節文脉
最為照應

史記 卷三十一 三

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始令吏得人穀補官郎
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灰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
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
皆鑄金錢矣索隱曰大抵猶大略也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舉曹職案行
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川
事滅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
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

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

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
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友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子龍曰此明理之論可悟後世行鈔之難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

人有告異以宅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徵反

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灰自

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

矣辛遠曰腹誹罪無所坐大臣有修怨者即即可入此獄故公卿皆諂諛取容也天子既下

平準書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巧襍以鉛錫也錢多輕

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

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

紫紺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

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歿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

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與附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

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鑄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

令然則上林三官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

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

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子龍曰真工大姦或能盜山而鑄且費重則息雖輕而自多也卜式相齊乎遠曰卜

語於文前後不相而楊可告緡徧天下費曰商賈居

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中家以上大

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乃

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

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

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

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

日。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兩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

謂泉布也。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

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克。溝益廣。是時越欲與

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

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

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

擊南越也。昆明池在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天子感之。乃作

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

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

沒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

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

有農官。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

是為多。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所忠

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

者。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

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

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是時山東

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

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

芟去復下水灌之草必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

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

也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

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於是誅

并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

也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孚遠曰此即今制

十母一駒其息為以除告緡用克初新秦中李奇曰

輕以優邊民也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贊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

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既得寶鼎立

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公卿議封禪事而

史記卷三十一 平準書

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
 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
 祭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
 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塞西羌又
 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曰音遠韋昭曰金城漢初置張掖
 酒泉郡徐廣曰元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
 塞如淳曰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
 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
 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

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

馬天下亭亭有畜將馬歲課息子龍曰多畜種馬善

每不給終不及唐開元之盛齊相上式上書曰臣聞

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歿之天

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

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歿之雖未戰

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

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

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

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

平準書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如淳曰漢儀註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酌

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乃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拜式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若惡賈貴

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賈賣貴也

○乎遠曰此註非也言官所作鹽鐵既苦惡而價又貴故下云強令民賣買也或疆令民賣

買之而船奇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北僅言船算事上

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

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綱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梓潼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健

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

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非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

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

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

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

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曰擅一作

經經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服顧經常法則也其明年

○子龍曰此即軍興設處不得動常賦也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

楊慎曰卜式以鹽鐵

器船算事而上不悅

故貶秩而弘羊益用

事為均輸平準盡能

天下之貨物使商賈

所牟大

利而封賞

人皆取

大農矣

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

曰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

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

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

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

於是天子并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

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

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

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

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

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

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楊慎曰平準書先叙漢事而贊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微寓詞于武帝叙事之變體也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賁賦之常中列管仲李

克富彊之術下及贏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所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周禮有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

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赤赤銅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



叙武帝事未竟而遷歟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于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爲書末之替不恤其文之無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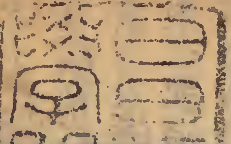
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乎遠曰名爲三等而止叙其二不及中幣恐三字誤也黃金以鎰名孟康曰二兩爲鎰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

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

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直者皆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

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乃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繡哀多益寡弘計卜式長者都內克股取贍郊野



